

编者按：为应对中国和亚太区域改善食品安全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联合国项目事务署（UNOPS）和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合作，设定“中国与蒙古之间牛肉贸易可行性及食品安全战略研究”项目。旨在通过对中国和蒙古牛肉贸易的可行性研究，推动更广泛的贸易和合作，进而探索东亚地区食品安全战略。研究项目已顺利验收并得到FAO和UNOPS的高度认可和赞誉。鉴于目前对蒙古农业及畜牧业的研究文献较少，尤其是蒙方公开可查询的数据很少，本刊现将该项目部分研究成果中具有代表性文章，分期刊发，以飨读者。

中国进口蒙古牛肉的动物疫病管控问题分析

◆ 王岫嵩¹ 吉尔格拉² 潘彪³ 曾翠红³

(1. 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 北京 100125;

2. 内蒙古草原工作站 呼和浩特 010020;

3.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北京 100083)

摘要：中蒙农业结构具有一定互补性，蒙古丰富的畜牧资源能较好地满足中国的需要，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及购买能力同时能够帮助蒙古畜牧业开拓市场。但近年来，中蒙牛产品贸易微乎其微，常年中断。为探究其中原因，本文调查了涉及蒙古牛产品安全质量相关的蒙古动物疫病发生状况、蒙古动物疫病防治体系，并结合中国肉类产品进口管理体系，分析蒙古动物疫病发生后中国的应对措施。研究发现，由于蒙古动物疫病防疫能力薄弱、兽医服务水平低、经费投入紧张等，带来的蒙古动物疫病频发，牛产品质量无法达到中国肉类进口的安全标准等问题，是中蒙两国牛产品贸易时常停滞的关键原因。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文末提出了3点思考。

关键词：蒙古；动物疫病；牛肉贸易；中蒙农业合作

DOI: 10.13856/j.cn11-1097/s.2018.07.005

1 问题的提出

近几年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居民收入及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人均收入已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伴随着的是人们饮食结构的转变，主要表现为谷物需求基本饱和，对动物蛋白质的需求逐步上升，尤其是牛肉消费增长势头强劲。

基金项目：联合国项目事务署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协作项目“中国与蒙古之间牛肉贸易可行性及食品安全战略研究”。

作者简介：王岫嵩（1964—），女，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农业贸易与促进政策，E-mail: xiusongwang@agri.gov.cn；吉尔格拉（1953—），男，研究员，研究方向：饲料生产与畜牧饲养管理，E-mail: galaa@qq.com；潘彪（1993—），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产品国际贸易，E-mail: panbiao1993@cau.edu.cn；曾翠红（1997—），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管理，E-mail: Iri_s0427@outlook.com。

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UN Comtrade 数据库) 的贸易数据可发现, 自 2012 年起中国牛肉贸易由净出口转变为净进口, 并持续较快增长。目前, 国内牛肉人均消费水平较低, 牛肉需求有着较大的增长潜力。中国牛肉进口的国别数据表明, 2000—2015 年中国未进口牛肉的国家中包括近邻国蒙古。从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出发, 蒙古是传统的畜牧大国, 畜牧业是其支柱产业之一, 蒙古与中国产生牛肉贸易既有益于蒙古产业结构的优化, 有益于蒙古缓解出口结构单一的现状, 有利于提高蒙古牧民的收益, 也能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经济福利。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此种不利于国际分工的现象? 本文分析认为, 中蒙牛肉贸易情况不乐观的主要原因是蒙古动物疫病频繁发生, 出于对公共卫安全的考虑, 中国禁止蒙古牛肉进入市场。动物疫病一直是制约畜产品国际贸易活动的主要原因之一, 动物疫病频繁发生不仅给出口国畜牧业和人们财产带来巨大损失, 也威胁进口国家和地区畜产业的发展, 严重者甚至有可能带来生物灾害 (杨海燕, 2009^[1]; 王军等, 2012^[2]; 吕诗文, 2015^[3])。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展开, 中蒙两国之间的贸易日益频繁, 动物疫病跨境传入的风险加大 (孔学民, 2017)^[4], 中国对动物疫病的管控也愈加严格。从已有的研究进展来看, 分析动物疫病与畜产品国际贸易关系的文献比较充分, 结合出口国与进口国具体情况研究两国畜产品贸易不顺畅通原因的文献则相当有限。中蒙牛肉贸易额小, 且可供参考的与蒙古畜牧业相关的数据缺乏, 学者们对两国牛肉贸易的关注度较低, 外界对蒙古动物疫病现状的认识也比较模糊。在此种研究背景下, 本文调查了蒙古动物疫病情况, 结合蒙古动物疫病防治体系与中蒙进出口畜产品的相关标准, 分析两国牛肉贸易不利的因素, 可在一定程度上填补现有研究的缺口, 同时也能为促进中蒙牛肉贸易顺利开展提供相关依据。

2 蒙古动物疫病发生的状况

本文的研究重点是中国从蒙古进口牛肉的动物疫病管控问题, 因而对蒙古动物疫病的关注倾向于牛羊疫病。蒙古牛羊疫病种类主要包括口蹄疫和近年暴发的小反刍兽疫, 布鲁氏菌病也偶有发生。其中, 口蹄疫是牛群中常见的感染病, 一旦患病, 传

播速度快且发病率高, 对牛群的危害大, 是影响牛肉品质和贸易的重要因素。蒙古土面积较大, 从事畜牧业人口多, 野生动物种类和数量也比较多且自由频繁移动, 但国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动物疫病防疫能力及防疫体系建设尚处于低水平状态, 疫病跨区域传播风险持续存在。本文充分收集整理蒙古数据资料, 从蒙古动物疫病的发生情况、疫病的传染途径和疫病的地域分布 3 个方面展开分析。

2.1 疫病的发生情况

2000—2017 年蒙古共发生了 208 起牲畜疫情, 其中口蹄疫 41 起、小反刍兽疫 24 起 (表 1)。由此可以看出, 对肉牛养殖威胁比较大的口蹄疫几乎每年都会发生, 个别重发生年份次数高达 6 起, 严重制约了蒙古肉牛产业的发展。2007—2010 年上半年, 蒙古还发生过人畜共患的布鲁氏菌病, 虽然其危害程度没有口蹄疫严重, 但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OIE) 及中国都明确将它列为检疫对象。2012—2016 年, 蒙古每年感染疫病的牲畜都超过 1 万头, 2014 年更是达到 32 504 头, 疫病感染后牲畜的死亡和被销毁的数量也比较高, 基本上都超过 15%, 如 2013 年损失率达到 41%。

2.2 疫病的传染途径

蒙古目前草场没有划分到户, 牧民饲养畜群可以在同一个区域或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 这对动物传染病的预防和防治带来了管理上的困难。加之经费投入少, 牧区劳动力的缺乏, 动物传染病的预防能力低, 一旦发生疫病, 将会通过多种途径传播。

首先, 蒙古的养殖业目前主要还是处于草场共有, 随水草而居的天然游牧状态。由于没有固定设施, 自然放牧状态下不便于隔离和限制畜群的行动环境及范围, 群与群之间容易接触和混群, 便于疾病传染。其次, 蒙古土地辽阔, 无人区或缺水草场面积大, 便于黄羊等野生动物的繁殖和居住, 且野生动物受人控制状态弱, 在天然草地上自由互动, 与牛羊等饲养动物在同一片草地上觅食饮水, 方便病毒在饲养动物与野生动物之间的传染。第三, 蒙古养殖业的水源公用, 主要依靠河流, 在易发生传染病季节也是共用河流水源。河流的上下游及同一个饮水位置都可以自由利用, 从而很容易引起疫病的动物间传染。第四, 进入屠宰季节部分畜源主要以游牧形式送往屠宰地点, 远途游送, 容易向途经地区传播病菌。

表 1 2000—2017 年蒙古牲畜疫病暴发情况

单位：起

年份	口蹄疫	小反刍疫病	年份	口蹄疫	小反刍疫病
2000	1	0	2009	0	0
2001	6	0	2010	6	0
2002	2	0	2011	0	0
2003	0	0	2012	0	0
2004	2	0	2013	2	0
2005	1	0	2014	3	0
2006	1	0	2015	5	0
2007	0	0	2016	6	17
2008	0	0	2017	6	7

数据来源：蒙古兽医总局。

2.3 疫病的地域分布

蒙古的口蹄疫主要发生区域是东部的东方省、苏赫巴托尔省和肯特省，这 3 个省份分布着全国 14% 的牲畜和 17% 的牛。中部地区有 11 个省市，是口蹄疫较少发生或偶尔发生地区。西部地区也很少发生，仅在最西部的科布多和巴彦乌勒盖省发生过。小反刍兽疫主要发生在科布多省。

3 蒙古现行动物疫病防治体系及存在的问题

蒙古重视对畜牧业疫病的防疫及治疗，对于常发生的传染病等疾病进行了有计划的预防，并制定

了相关法律法规及具体防控措施，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兽医服务结构。尽管如此，蒙古兽医服务仍然处于低水平状态，疫病防治能力薄弱。

3.1 现行动物疫病防治体系情况

(1) 在组织机构方面，蒙古农业部及省、县农业部门专门设有专业机构，配备了专业人员，在基层村级也配备有兼职兽医人员，每年按春秋季节进行家畜防疫工作（图 1）。在已发生疫情地区拟定预防措施，进行预防性观察和防控。同时，根据山脉、河流等的地形在牲畜流动的主要途经地点设立监察关卡进行防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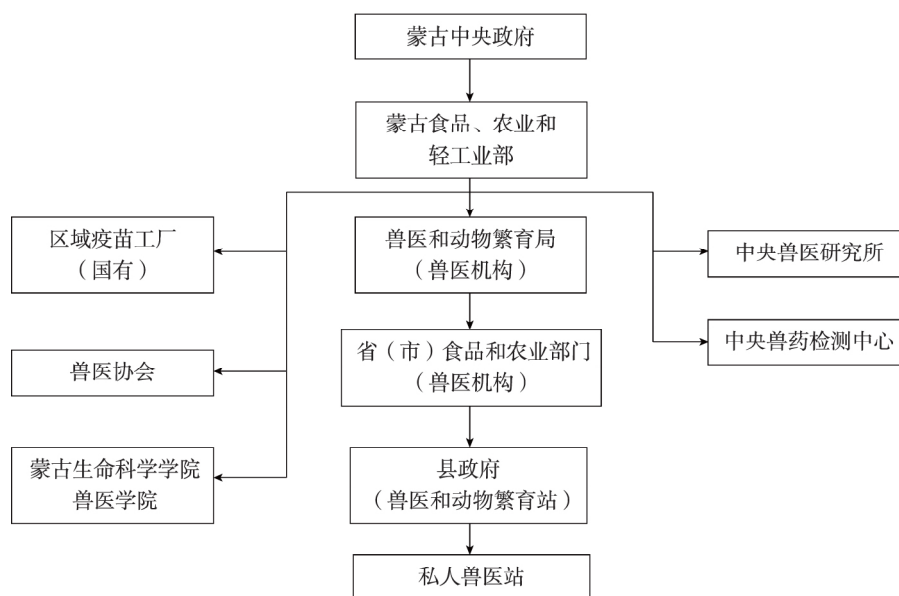


图 1 蒙古的兽医服务体系

(2) 在畜牧业政府经费投入方面,受政府财力限制,国家对动物疾病控制方面的预算少,每年只提供应急状态的费用,且每年在疫病防治领域的经费投资不稳定。由于缺少技术、设备陈旧等原因,蒙古兽药、防疫药品国内生产能力很低。应急所需

药品、疫苗等一些主要药品要依靠进口,一般由国家委托有资质的企业统一采购发放。国家允许进口的常规药品由企业和养殖户自行采购,有资质的商企可以从事进口经营。表 2 是近年的蒙古动物疫病防治领域投资情况。

表 2 蒙古动物疫病防治领域投资情况

单位:万美元

项目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传染病防治	298.32	209.9	206.81	160.54	204.53
疫病暴发防治	406.32	202.23	210.04	232.96	772.02
慢性感染性疾病的休养	763.20	528.02	259.28	168.83	290.47
实验室测试和分析	32.23	44.01	31.73	29.86	31.92
消毒	51.81	49.50	43.44	26.36	21.02
培训推广研究	5.89	4.91	1.25	0.49	0.33
补偿、经济政策、战略研究成本	—	—	—	80.74	—
总额	1 557.77	1 038.58	752.56	6 998.29	1 324.24

注:2012—2016 年 1 美元分别兑换 1 357.58、1 523.93、1 817.94、1 970.31 和 2 140.29 蒙图,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数据来源:蒙古兽医总局。

(3) 在兽医行业人力资源上,蒙古私营兽医组织数量及其拥有的医生和车辆都比较少,兽医服务点和医生任务负担较重。2016 年,蒙古私营兽医组织共 1 006 个,医生人数 1 527 人,共拥有 945 辆

车,平均每个兽医组织的医生不足 2 人,不到 1 辆车,每个兽医服务点要服务 6.12 万只幼畜,平均每位兽医服务 4.03 万只幼畜(图 2)。相比而言,2015 年中国乡镇级畜牧兽医站 32 426 个,190 393 名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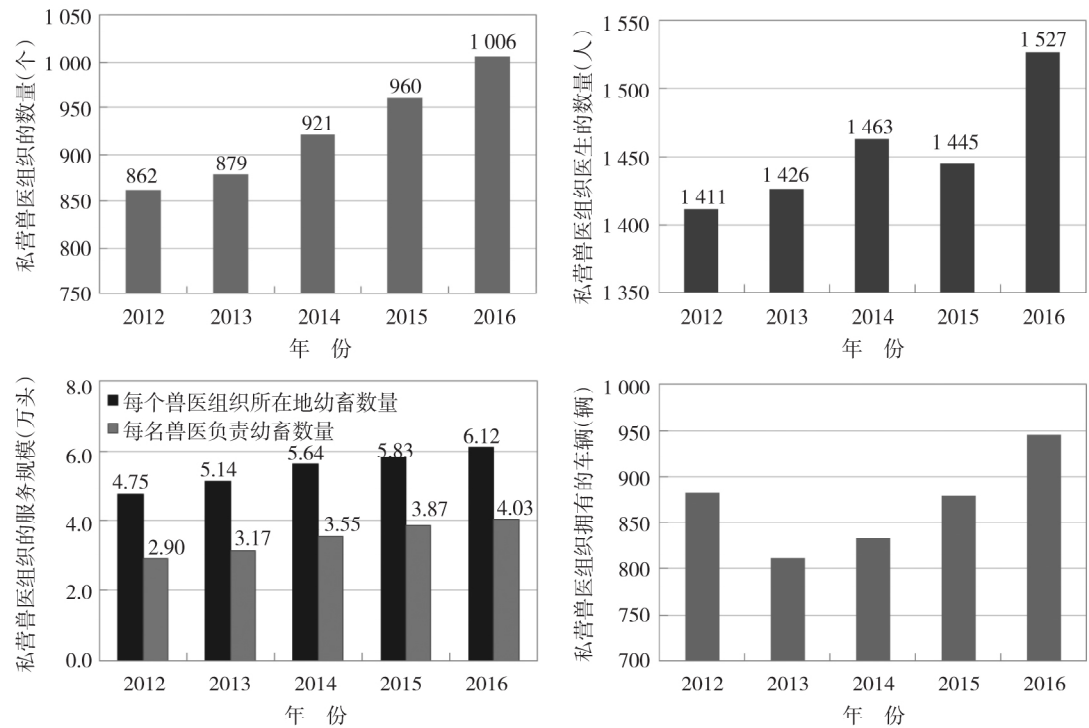


图 2 蒙古兽医行业人力资源状况
数据来源:蒙古兽医总局。

工,大牲畜、猪、羊存栏量 88 407.9 万头,平均每个兽医站服务 2.73 万头牲畜,每位兽医服务 0.46 万头牲畜。

3.2 防治体系存在的问题

蒙古目前比较重视有关检疫对象的控制和消除,每年根据发生情况进行防治和控制传染源,但控制效果并不显著。蒙古动物疫病频发存在 3 个方面的问题。

(1) 防治能力薄弱,费用短缺,药品缺乏。蒙古是个发展中的国家,加之近两年的经济危机,在动物传染病的防治中缺少药品和经费的问题非常突出。国家对畜牧业防疫方面的投资不足,且主要投资集中在疫病暴发阶段,不能保证维持畜牧业产业链安全所需的防疫费用。

(2) 兽医行业人力资源及物资缺乏是疫病防治的一个现实困难。不仅从事疫病防治的人员紧缺,兽医负担重,且疫病相关的药物供应缺口较大。国家兽药行业生产能力低,蒙古多数防疫药品依靠进口,由于进口受资金的影响,所以,常出现疫苗药品短缺等情况,影响全国传染病的防治工作。

(3) 缺乏牲畜收购的正规渠道、企业资金自筹能力低、银行借款利率高、工厂加工成本高、传统屠宰观念落后等因素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牛肉生产过程,落后的、不符合卫生标准的生产技术加剧了病菌的传播。

4 中国对蒙古牛肉进口的管理状况

动物疫病损害牧民利益,打击产业发展,是牛肉出口其他国家的障碍。对于肉类出口国而言,动物疫情的发生影响肉类产品的质量,阻碍疫情发生国畜牧业的发展。对于肉类进口国而言,动物疫病传染快且危害严重(杨海燕,2009)^[1]。为保护民众和动物免受疫病的侵害,保证公共卫生安全,动物疫病检测是国家之间控制肉类进口的主要技术性手段。

中国具有一套较为完善的肉类进口管理办法,对动物疫病国家的肉类产品进口管控严格,甚至禁止其产品的进口。研究发现,自 2000 年以来蒙古的口蹄疫频繁发生及近年小反刍兽疫的暴发,是制约蒙古牛肉出口中国的关键性因素。为促进中蒙牛肉贸易的顺利开展,本文研究了中国进口牛肉的市场

管理体系,并且汇总了自 2000 年以来蒙古动物疫病发生后中国的应对措施。

4.1 蒙古牛肉进入中国的程序

蒙古活牛或牛肉的出口手续相对要简单些,牛产品的对外贸易取决于出口对象国的政策管理体系和条例。首先,蒙古对肉类生产企业有一定的标准和管理体系。这些措施通过蒙古食品、农业和轻工业部有关部门、国家技术监督局等相关部门和各省、县主管部门以及行业协会和非政府组织来管理和监督执行。其次,蒙古每年根据其牲畜发展情况及国内市场需求、年度屠宰量,出台出口肉类产品的上限指导计划,企业根据自身生产能力和对外贸易合同进行生产经营。除此之外,国家和省级单位有专设部门负责肉类产品的出口业务。蒙古各口岸海关配合口岸技术监督部门执行出口业务。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严格的肉类进口管理体系。2011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的《进出口肉类产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规定,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以下简称国家质检总局)主管全国进出口肉类产品检验检疫及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对进出口肉类产品实行安全监控制度,依据风险分析和检验检疫实际情况制定重点监控计划,确定重点监控国家或者地区的进出口肉类产品种类和检验项目,具体的检验检疫及监督管理工作由国家质检总局设在各地的检验检疫机构承担。根据上述规定,蒙古牛肉进入中国市场要受到国家质检总局和检验检疫机构的管理,具体来说需要 5 个环节(图 3)。

第一个环节,中国和蒙古需要就牛肉贸易签署双边协议。21 世纪以后两国签署情况如下:2012 年 6 月 26 日,两国签署议定书,准许蒙古熟制牛肉进口。2016 年 1 月 14 日,两国草签议定书,准许蒙古冷冻牛肉进口。但在 2016 年 8 月,蒙古发生小反刍兽疫,9 月国家质检总局即发布通知暂停进口蒙古冷冻牛肉、羊肉及其相关产品。所以,目前蒙古只有熟制牛肉可以进口。

第二个环节,蒙方企业要通过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家认监委)的审核注册。在获准向中国出口牛肉以后,蒙方牛肉屠宰、生产厂家还需要经过中国国家认监委的审核注册,只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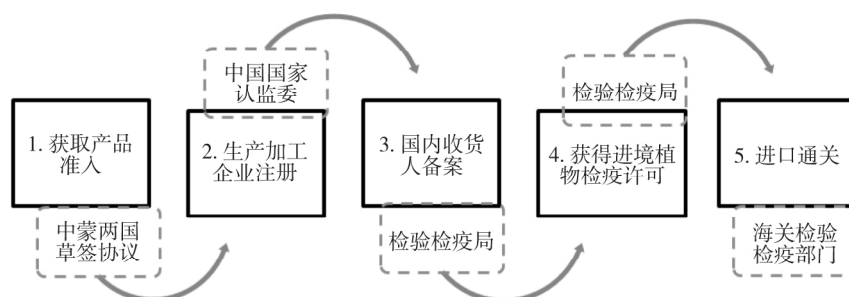


图3 外国牛肉进入中国市场的管理体系

取得注册的厂家才能承担蒙古牛肉向中国出口的任务。中国国家认监委发布的资料显示，截至2017年9月13日，获得注册的蒙古牛肉相关企业共13家，其中牛、羊屠宰企业5家，冷冻牛羊肉加工企业6家，牛、羊肉热加工企业5家^①。

第三个环节是国内收货人备案。这是对中国国内进口肉类的企业的普遍性要求，意味着牛肉贸易除了对卖方有资质限制外，对国内买方也有要求，即开展牛肉进口业务的企业要向企业所在地的直属检验检疫局申请备案。根据“管理办法”的规定，收货人应当建立肉类产品进口和销售记录制度，记录应当真实，且保存期限不得少于2年；当进口肉类产品存在安全问题，可能或者已经对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损害的，收货人应当主动召回并立即向所在地检验检疫机构报告，收货人不主动召回的，检验检疫机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责令召回。

第四个环节是获得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蒙古牛肉在进口时，相应的国内收货人应当在签订贸易合同前办理检疫审批手续，取得《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国家质检总局可以根据需要，派员到蒙古进行进口肉类产品预检。

第五个环节是进口通关。由于“管理办法”明确规定“进口肉类产品应当从国家质检总局指定的口岸进口”，目前蒙古熟制牛肉在内蒙古二连浩特口岸报检通关，而冷冻牛肉暂停进口前在新疆老爷庙口岸报检通关。当蒙古牛肉到达中国口岸后，还需要经过报检、报关、集装箱防疫消毒处理和现场查验、抽样送实验室检测、实验室检测等通关流程，这一过程中的检验检疫均按照国家质检总局的规定进行。检验检疫合格的蒙古牛肉，可以获得由口岸检验检疫机构签发的《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至此进入中国市场，可以在中国进行生产、加工、销

售和使用。

在以上各环节中，国家质检总局、检验检疫机构、生产企业、国内收货人等参与主体有着各自的职责，“管理办法”中对此有明确规定。国家质检总局和检验检疫机构应当及时向相关部门、机构和企业通报进口肉类产品安全风险信息，当发现进口肉类产品安全事故，或者接到有关进口肉类产品安全事故的举报，应当立即向卫生、农业行政部门通报并按照有关规定上报；进口肉类产品的生产企业、收货人应当合法生产和经营；检验检疫机构应当建立进口肉类产品的收货人不良记录制度，对有违法行为并受到行政处罚的，可以将其列入违法企业名单并对外公布。

4.2 蒙古动物疫病发生后中国采取的应对措施（表3）

2000年蒙古发生口蹄疫之后，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即宣布禁止蒙古偶蹄动物及其产品入境，一直到2013年2月才解除对其产品的进口禁令。然而2013年7月，蒙古又发生牛、羊口蹄疫，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再次发布对蒙古偶蹄类动物及相关产品的进口禁令。到2015年，蒙古食品、农业和轻工业部与中国及俄罗斯进行了数次讨论，最终商定中国和俄罗斯允许本国市场可以从蒙古没有口蹄疫的省份进口肉类产品，2015年11月5日，《质检总局 农业部关于解除蒙古西部5省牛羊肉口蹄疫禁令的公告》发布，自当日起，允许进口来自蒙古西部乌布苏省、扎布汗省、戈壁阿尔泰省、库苏古尔省和巴彦洪格尔省5个省的牛羊肉；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和农业部2013年联合公告第104号对有关蒙古上述5省牛羊肉的禁令同时终止。2016年1月14日，中国与蒙古草签议定书，准许蒙古冷冻

①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

牛肉进口,在此之前,中国只能根据在 2012 年签署的议定书进口熟制牛肉。2016 年 8 月,蒙古科布多省发生小反刍兽疫,9 月中国国家质检总局下发通知要求各局不得受理从蒙古进口牛、羊及相关产品(不具备疾病传播风险的产品除外)的动物检

疫许可申请,暂停进口蒙古冷冻牛肉、羊肉及其相关产品。由此,蒙古向中国出口牛肉再次中断。截至 2017 年 11 月 28 日更新的《禁止从动物疫病流行国家地区输入的动物及其产品一览表》,通知禁止进口偶蹄动物及其相关产品。

表 3 蒙古动物疫病的发生情况与中国的应对措施

时间	疫病类型	涉及动物	中国的应对措施
2000 年 4 月	口蹄疫	偶蹄动物	禁止蒙古偶蹄动物及其产品入境;2013 年 2 月解除禁令
2001 年 5 月	口蹄疫	偶蹄动物	禁止蒙古偶蹄动物及其产品入境;2013 年 2 月解除禁令
2002 年 7 月	口蹄疫	牛、羊	禁止蒙古的偶蹄动物及其产品入境
2010 年 9 月	口蹄疫	牲畜、黄羊	—
2013 年 7 月	口蹄疫	绵羊、山羊、牛	禁止直接或间接从蒙古输入偶蹄动物及其产品;2015 年 11 月解除禁令
2015 年 10 月	口蹄疫	牛、绵羊、山羊	—
2016 年 7 月	口蹄疫	牛	—
2016 年 8 月	小反刍兽疫	牛、羊	不得受理从蒙古进口牛、羊及相关产品(不具备疾病传播风险的产品除外)的动物检疫许可申请
2017 年 2 月	口蹄疫	牛、羊	禁止进口偶蹄动物及其相关产品

资料来源:国家质检总局发布的通知,以及相关新闻。由作者整理而得。

从中蒙之间断断续续的牛肉贸易中可以发现,蒙古动物疫病发生频繁,中国出于产品安全性和动物疫病防控方面顾虑,不得不采取禁止进口的方式来应对。因此,中蒙牛肉贸易的主要制约因素即是蒙方动物疫病频发带来的问题。

5 对促进蒙古牛肉出口中国的几点思考

保证牛肉持续稳定出口,发挥畜牧业比较优势,有利于蒙古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也有助于相关资源在国际充分地流动和利用。针对蒙古牛产品国际贸易面临的困境,本文认为当前首先要提高蒙古牛肉食品安全质量,加强动物疫情防控能力,以保证中蒙牛肉贸易正常开展。具体包括以下 3 个方面。

(1) 蒙古政府应通过多种方式培训和推广科学安全的养殖生产方法。首先,合理划分草地以及水资源,降低活体牲畜疾病传染速度和缩小疫病发生范围。其次,提高生产加工技术,改善卫生情况,控制病菌的传播。从而实现在传染源和传播途径上控制疫情,最大限度地降低疫病带来的损失。

(2) 蒙古政府应通过多种途径加强和完善动物防疫体系建设。首先,鼓励更多人员从事兽医事业,提升国家兽医防治水平。其次,形成更加完善的药

品供应体系,保证相关疫苗药类的供应能力。第三,政府应加大在动物疫病领域方面的经费投入,重视提高动物疫病防治的科研水平。在提高疫病暴发控制能力的同时,增加对流行疫病的把控,从而实现有效地预防疫病,在源头上控制病情。

(3) 蒙古政府应通过多种渠道筹集资金加大在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入,形成更加高效完整的牛产品产业链。出于对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考虑,蒙古政府应调整产业发展重心,在牲畜养殖数量扩张的同时,进一步加强生物安全防御体系建设。

参考文献

- [1] 杨海燕. 动物疫病管控措施对肉类产品国际贸易的影响研究 [D]. 武汉: 华中农业大学, 2009: 21-24.
- [2] 王军, 杨国丽, 王克才, 等. 对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的几点认识与思考 [J]. 现代畜牧兽医, 2012 (7): 32-38.
- [3] 吕诗文. “第五次中蒙俄跨境动物疫病防控研讨会”在乌兰巴托召开 [J]. 吉林农业, 2015 (18): 42.
- [4] 孔学民. 跨境动物疫病防控机制交流研讨会举行 [J]. 中国畜牧业, 2017 (10): 16.

(责任编辑 段丽君)

MAIN CONTENTS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American agriculture industrial system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hina

..... *LI Tengfei, ZHOU Pengsheng* (4)

United States is one of the highest modernization country in agriculture of the world.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developing situation, organization model, system experience 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American's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management. The key to the success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s to promote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vigorously cultivate new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ies. The experi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shows that constructing an efficient industrial policy system, implementing flexible and diversified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system, creating highly developed rural market system and social service system have a big significance of promoting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agriculture. On this basis, several proposals were raised to promote China's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imal disease control of imported Mongolian beef in China

..... *WANG Xiusong, JI Ergela, PAN Biao, et al* (32)

China and Mongolia have complementary industrial structures. Mongolia's abundant resources can better meet China's need. China's huge consumer market and purchasing power can also help the Mongolian animal husbandry industry expand their markets. However, China-Mongolian beef products trade has been minimal, or it has been interrupted for year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asons, this paper investigated the status of Mongolian animal epidemics, the Mongolian animal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which related to the safety and quality of Mongolian cattle products, the Chinese import management system for meat products, and China's response measures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Mongolian epidemic. The study found that due to weak Mongolian epidemic prevention, low level of veterinary services, and tight Mongolian funding, the Mongolian animal epidemic disease had frequently occurred. The quality of Mongolian cattle product cannot meet the safety standards for meat imports in China. That is the key reason for the stagnation of cattle product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Mongolia. Based on the above research, finally the paper made 3 suggestions.

Review and exploration of European organic farming policy in 1980s and 1990s

..... *WANG Dongyang* (71)

The 1980s and 1990s are the key perio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organic agriculture in Europe. With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organic farming policies of European countries and the EU, the organic agriculture in Europe has entered the track of sound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briefly reviewed the history of organic farming policy development in this period from the aspects of laws, regulations, subsidies, sales and information consultation. After combining the experience of gains and losses of the organic farming policy in Europe, the article attempted to bring some enlightenmen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organic agriculture in China.